

雙海牯

全本

曾朴 燕谷老人 著
常君实 编订



全本《孽海花》

曾 朴 燕谷老人 著

常君实 编订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3.625 字数: 500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1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500 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342

I·326 定价: 13.00元

雙海集

● 曾朴 著



曾 朴



燕谷老人



赛金花

出版说明

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学家兼政治家曾朴著的《孽海花》，是反映清末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，被鲁迅先生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。阿英也称赞说：“《孽海花》在晚清小说当中，实不愧为一部杰作。所表现之思想，其进步与激进，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。即李伯元、吴趼人，亦不得不屈居其下。盖李伯元与吴趼人之思想，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，但始终不能跳出‘老新党’之外，拥护清廷，反对革命；而《孽海花》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。”因此，这部小说三十回修改本，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以后，便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，两年内再版十五次，印数达五万册之多，这在当时书籍的销行方面，是不多见的。这部小说出版后，还受到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，由这部小说改编的戏剧演出后，也倍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

但这部小说，曾朴在世时，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写完。后来，他续写了五回，但距他原定写作六十回的计划，相差甚远，而且这五回写得也不理想。曾朴在病中，曾对他的好友、对文学也有很深造诣的张鸿说：“《孽海花》宗旨，在记述清末民初的轶史，你的见闻，与我相等，那时候许多局中的人，你也大半熟悉，现在能续此书者，我友中只有你一人。”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，曾朴病逝后，张鸿在哀痛之余，继承故友之遗志，仿原书之体例，续作三十回，书名便叫《续孽海花》，署名燕谷老人。不幸的是，燕谷老人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在上海也因病离开了人世。在燕谷老人

去世两年之后，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，他的这部续作才得由《孽海花》的原出版者上海真善美书店刊行问世。这两部作品，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局限性，各有不足之处，两位作者的笔调也难尽同，但各展其才华，故事前后连贯，文字相映并辉，人物形象突出，使这两部作品，被称为可以“并传于世”的姊妹篇。《续孽海花》也被称为是《孽海花》的续书中最佳的一部作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两部作品虽曾重印过，但仍各自独立为单行本。且时隔已久，现在世面上已很难找到了。我们为了提供读者能够阅读到《孽海花》故事之全貌，同时为纪念这两位杰出的小说家，现在根据一九二八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曾朴著《孽海花》三十回本和一九四七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燕谷老人著《续孽海花》再版本，两书共六十回合为一部，分作上、下册一并出版。这也是这两部作品第一次合并出版，谅必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这次合集重印这两部作品，选编校订工作是请常君实同志做的，在此向他表示感谢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三月

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

——《孽海花》修改本代序

曹 朴

我把《孽海花》的初二两编修改完了，付印时候，我心里有几句要说的话，把它写在这里：

我要说的话，是些什么呢？（一）这书发起的经过；（二）这书内容的组织和它的意义；（三）此次修改的理由。

这书发起的经过怎么的呢？这书造意的动机，并不是我，是爱自由者。爱自由者，在本书的楔子里就出现，但一般读者，往往认为虚构的，其实不是虚构，是实事。现在东亚病夫，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，爱自由者何妨在读者前显他的真相呢？他非别人，就是吾友金君松岑 名天翻。他发起这书，曾做过四五回。我那时正创办小说林书社，提倡译著小说，他把稿子寄给我看。我看了，认是一个好题材。但是金君的原稿，过于注重主人公，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，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，充其量，能做成了李香君的《桃花扇》，陈圆圆的《沧桑艳》，已算顶好的成绩了，而且照此写来，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《海上花列传》的蹊径。在我的意思却不然，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，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，避去正面，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，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，格局比较的廓大。当时就把我的意见，告诉了金君。谁知金君竟顺水推舟，把继续这书的责任，全卸到我身上来。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，一面点窜涂改，一面进行不息，三个月功夫，一气呵成了二十回。

这二十回里的前四回，杂揉着金君的原稿不少，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词和一篇骈文，都是照着原稿，一字未改；其余部分，也是触处都有，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谁是谁的。就是现在已修改本里，也还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。从第六回起，才完全是我的作品哩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。

这书内容的组织和它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？我说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，一出版后，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，再版至十五次，行销不下五万部，赞扬的赞扬，考证的考证，模仿的、继续的，不知糟了多少笔墨，祸了多少梨枣。而尤以老友畏庐先生，最先为逾量的推许。——他先并不知道是我做的——我真是惭愧得很。但因现在我先要说明组织，我却记到了《新青年》杂志里钱玄同和胡适之两先生对于《孽海花》辩论的两封信来，记得钱先生曾谬以第一流小说见许，而胡先生反对，以为只好算第二流。——原文不记得，这是概括的大意——他反对的理由有二：（一）因为这书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故事，联缀而成的长篇小说，和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是一样的格局，并无预定的结构。（二）又为了书中叙及烟台孽报一段，含有迷信意味，仍是老新党口吻。这两点，胡先生批评得很合理，也很忠实。对于第一点，恰正搔着我痒处，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，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，表现我的想象，被胡先生瞥眼捉住，不容你躲闪，这足见他老人家读书和别人不同，焉得不佩服！但他说我的结构和《儒林外史》等一样，这句话，我却不敢承认，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，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。譬如穿珠，《儒林外史》等是直穿的，拿着一根线，穿一颗算一颗，一直穿到底，是一根珠练；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，时收

时放，东西交错，不离中心，是一朵珠花。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，《儒林外史》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，从头开去，谢了一朵，再开一朵，开到末一朵为止；我是伞形花序，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，互相连结，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。《儒林外史》等是谈话式，谈乙事不管甲事，就渡到丙事，又把乙事丢了，可以随便进止；我是波澜有起伏，前后有照应，有擒纵，有顺逆，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，却不能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。至第二点，是对于金君原稿一篇骈文而发的，我以为小说中对于这种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。希腊的三部曲，末一部完全讲的是报应固不必说，浪漫派中，如梅黎曼的短篇，尤多不可思议的想象。如《犍尼斯铜象》一篇，因误放指环于铜象指端，至惹起铜象的恋妒，瘠死新郎于结婚床上。近代象征主义的作品，迷离神怪的描写，更数见不鲜，似不能概斥它做迷信。只要作品的精神上，并非真有引起此观念的印感就是了。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改去，不想因此倒赚得了胡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。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，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，还没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，自己也做了老新党，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！若说我这书的意义，畏庐先生说：“《孽海花》非小说也。”又道：“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，但就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，误矣。”这几句话，开门见山，不能不说他不是我书的知言者！但是“非小说也”一语，意在极力推许，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。他一生非常的努力，卓绝的天才，是我一向倾服的，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，吃亏也就在此。其实我这书的成功，称它做小说，还有些自惭形秽呢！他说到这书的内容，也只

提出了鼓荡民气和描写名士狂态两点。这两点，在这书里固然曾注意到，然不过附带的意义，并不是它的主干。这书主干的意义，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，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，一方面文化的推移，一方面政治的变动，可惊可喜的现象，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。我就想把这些现象，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，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，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，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。例如：这书写政治，写到清室的亡，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，写鱼阳伯、余敏的买官，东西宫争权的事，都是后来戊戌政变、庚子拳乱的根源。写雅叙园、含英社、谈瀛会、卧云园、强学会、苏报社，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。全书叙写的精神里，都自勉的含蓄着这两种意义，我的才力太不够，能否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也不敢自诩，只好待读者的评判了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。

此次修改的理由怎么的呢？第一，是为了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事业、时期提得太早了。兴中会的组织，大约在光绪庚寅、辛卯间，而广州第一次的举事，事实却在乙未年十月，这书叙金雯青中了状元，请假回南，过沪时就遇见陈千秋，以后便接叙青年党、兴中会的事。雯青中状元，书中说明是同治戊辰年，与乙未相差几至三十年，虽说小说非历史，时期可以作者随意伸缩，然亦不宜违背过甚，所以不得不把它按照事实移到中日战争以后。既抽去了这么一件大事，篇幅上要缺少两回的地位，好在这书里对于法越战争，叙得本来太略，补叙进去，并非蛇足。第二，原书第一回是楔子，完全是凭空结撰；第二回发端还是一篇议论，又接叙了一段美人误嫁丑状元的故事，仍是楔子的意味，不免有叠床

架屋之嫌，所以把它全删了。其余自觉不满意的地方，趁这再版的机会，也删改了不少。看起来，第一编几乎大部是新产品了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件。

这书还是我二十二年前——时在光绪三十二年——一时兴到之作，那时社会的思潮，个人的观念，完全和现时不同。我不自量的奋勇继续，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，停隔已久，不要说已搜集的材料，差不多十忘八九，便是要勉力保存时代的色彩，笔墨的格调，也觉得异常困难。矛盾拙涩，恐在所不免，读者如能忠实的加以纠正，便是我的非常宠幸了！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（原书附录）

《续孽海花》前序

清季自光绪庚子之役以后，舆论发舒，小说家亦应时竞起，大抵以政界或社会为对象，若吴趼人、李伯元、刘铁云之伦，家张一帜，各负盛名。其间曾孟朴氏以《孽海花》出而与世相见，藉名妓赛金花（傅彩云）为线索，演晚清史迹，妙于揣摩，尤为个中翘楚。盖师友渊源，家世雅故，习知同光京朝风气，名人性行。而藻思健笔，复能就各种资料，善于运化，用使形形色色，点染如意，所写朝士之情态及谈吐，历历如绘，生动逼真，读之觉老辈风流，去人未远，斯其最难能可贵者，并时诸家，实无其俦也。

曾氏于此书甚自喜，入民国后，续有所作，并对旧作加以修改，（前成二十四回，后续十一回，共三十五回，合印本则止于三十回。）其说明此书内容之组织（见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》——民国十七年作）云：

……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，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，表现我的想象。……我的结构和《儒林外史》等……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，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。譬如穿珠，《儒林外史》等是直穿的，拿着一根线，穿一颗算一颗，一直穿到底，是一根珠练；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，时接时放，东交西错，不离中心，是一朵珠花。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，《儒林外史》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，从头开去，谢了一朵，再开一朵，开到末一朵为止；我是伞形花序，从中

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，互相连结，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。《儒林外史》等是谈话式，谈乙事不管甲事，就渡到丙事，又把乙事丢了，可以随便进止；我是波澜有起伏，前后有照应，有擒纵，有顺逆，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，却不能说他没有复杂的结构。”

又说明此书之意义（同上）云：

“我这书的意义，畏庐先生说：‘……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；但说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，误矣。’这几句话，开门见山，不能不说他不是我书的知言者！……他说到这书的内容，也只提出了鼓荡民气和描写名士狂态两点。这两点，在这书里固然注意到，然不过附带的意义，并不是它的主干。这书主干的意义，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，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，一方面文化的推移，一方面政治的变动，可惊可喜的现象，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。我就想把这些现象，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，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，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，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。……全书叙写的精神里，都自勉的含蓄着这两种意义。”

自道如是，言之固非夸也！描写名士狂态，虽云附带而非主干，而此点在书中实为极精采之处。

余夙嗜读此书，把卷醺然，而惜曾氏既逝，难乎为继，

乃有张燕谷先生，承死友之遗志，赓续撰述，又成三十回，（自第三十一回续起，至第六十回为止。）体裁仿原书，内容亦颇相亚，为之一快！

张君江南名宿，文采斐然，科第起家，久官郎署，晚清旧事，多所见闻。且与曾氏生同里闾，订交最早，原书旨趣，体会有素，故曾氏在世时即以续编相诤诤。余得其稿，读而善之，谓可与原书并传。因为介绍登入《中和》月刊，由第二卷第一期为始，期登一回，逐回披露，而张君遽归道山，未及见其竣事也。

友人酷嗜此书。不鄙余之固陋，属为重加校订印行，以饷时人之望，且徵序于余，余既与此书有一段文字因缘，谊不可辞。窃谓为名小说作续编，欲其完全如出一手，事固大难。盖笔致，思力，见解，非能尽同。能于同一体裁之下，大致相称，而各展其长，成一家言，斯亦可矣。当曾氏以此相属，张君尝以“我哪里有你的华美的文笔，哪里有你的熟练的技术，这是万万不敢的”之语而辞谢。（见《续孽海花·楔子》。）其自视欷然，正见郑重其事，殆亦以不易完全如出一手为虑耳。洎曾氏云亡，继其遗志，奋笔为之，则良能自展其长，蔚然可观，佳处亦足颉颃前书。同工异曲，其是之谓乎。曾氏语张君以“现在能续此书者，我友中只有你一人”（同上）。张君于此，可称无负也。

其自述（同上）云：

“独坐沈吟，不禁把四五十年前的事，一幕一幕的如电影般开起来了。几上适有东亚病夫修改后之三十回本《孽海花》一册，展开一看，好像我心中电影的脚本，因此想到东亚病夫嘱我续编之语，不觉

黯然。且他平日与我所谈及之遗闻轶事尚多，均未编入，当即取真美善中所续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寻出来一读，其于六君子之被杀，沈北山之参三凶，义和团之大乱，陕西回銮后之朝政，直至光、宣间之宫闱秘密，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，皆不及叙出。鄙人当时则身在北京，亲自见闻。若说轶事遗闻，七十老翁之脑中，很像万国储蓄会的存款很多，若一一写出来，也可以继续东亚病夫未了之志。……那时适有友人来谈，极力怂恿我续下去，我道：‘臣今年已七十矣，恐怕不能吧！’他说：‘吾乡钱蒙叟八十岁时尚著《楞严蒙钞》，难道你就没有这勇气么？……修史都是记国家重要的事，至于那胜流侠客，名士倾城，其片言只语，朋辈流传，风流隽妙，刺心荡魄，倘不为之记出，也就如玉树长埋，一抔黄土，不太辜负了当时的朋友么？’我听了不觉悚然！客既去，将三十回以后的五回，重看了一过，觉得其中事迹，如赛金花并未与孙三结过婚，大刀王二向戴胜佛、庄立人借钱，也与王二的人格不合，我就从现行的三十回后续起，以期文字一贯。至于东亚病夫所续的五回，不妨并行不悖，好在事实各可独立，只要无负书中旧友，东亚病夫天上有灵，当亦为掀髯一笑哩。”

盖亦颇踌躇满志，其不由第三十六回续起，而舍曾氏所续之最后五回，更从第三十一回着笔，自抒所见，亦即自展其长，别谋文字上之一贯，与原续五回并存不悖，固含有自成一家之言之意，正不必以与前书完全如出一手为祈向也。张

君所写戊戌政变、庚子之役中人物、轶事，多有史料价值，颇可与史籍相表里。沈北山（鹏）事迹，知之最详，写来尤为委曲尽致，多为世所未悉，亦一特色。（第五十五回开始写沈有云：“作者与他是总角之交，他的一生历史，都在眼中。……自问可作北山的行述。”）惜张君所欲写之陕西回銮后之朝政以迄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，未及写出，辛丑和局甫竣，即又戛然而止耳。

曾、张作风不尽同，张君既言无曾氏华美之文笔与熟练之技术，又云：“……不过没有东亚病夫的笔尖，能生出奇丽万态的花朵罢了。”（见《续孽海花·楔子》）读《续孽海花》者亦或谓其笔端稍近平衍，未若前书之纵横奇肆，然张君实自有其写状甚工处。试举一例，如第五十一回《颐和园垂帘重训政》之写“尹震生（宗扬）”见“王武揆”云：

“尹震生接了华中堂的信，马上将他和龙大典联名缮写好的奏折，填好了日子带着，骑了马赶出西直门，望海淀而来。他一路上想，今天晚上到何处去呢？他自己想，这个折子上去，太后一定喜欢，我的前程未可限量。他就想着军机大臣王武揆也是后党，且跟他有些亲戚关系，今天顺便去告诉他一声，一来表示我的线索灵通，二来微露交情深厚。他一定留我。晚上到连总管那儿，请他派一个军机处苏拉引着去，省得多费周折。他经过王大军机的寓处，就教家人投帖请见，那王宅门公，见是都老爷，只好进去回。那王大军机连忙说：‘请！’尹震生进去到了客厅，王大军机即从里头出来，分宾主坐下。王大军机明知他必有要事，但他是个著名圆滑的

人。……他见了面，不绝口的敷衍，一派毫不相干的言语，绝不问及来意。尹震生熬不住了，等他谈论少停，说道：‘今天宗扬来见中堂，是要递一封奏。’王大军机道：‘近来言路广开，政府也很盼望各位有所建白，不过我备员枢垣，是不便先与闻的。’震生道：‘现在一班自命新党的，搅乱朝纲，宗扬是想请太后回宫，重行训政，才可挽回。所以先来请示。’王大军机听了，他就假装着耳聋，说道：‘请太后回宫，天气还不十分凉，在颐和园里也还方便。大内的房子不十分合适，就是西苑里，到九月里回去也不晚。’震生接着道：‘宗扬的意思，想请太后重行出来训政。’王大军机道：‘现在皇上办什么事都上去请示的，差不多跟从前一个样。’他不等他再说话，就举手摸了一摸茶碗，立起来道：‘本来我们是亲戚，今儿晚上应当留你吃饭，你现在既有这篇大文章，我不便留你了。’家人们外面已喊着送客，震生只得出来。王大军机特别送到门外，震生再四推辞，王大军机一定要送，直到看上了马，转身回来，走到上房院子中，他老人家口中吟哦道：“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！”一面说一面进上房去了。”

深具绘声绘影之妙。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矣。（王入阁在戊戌政变以后，称“中堂”嫌稍早。惟无关宏旨，小说家不可过拘。）其他描写之善，或酣畅，或工致，读者可自得之，无待备举。

余校录此书，略事理订，或于文字上谋其圆适，或于